

“研究军事、研究战争、研究打仗”专论

●生死角逐、浴火拼杀,战机稍纵即逝,“战争迷雾”扑朔迷离——

指挥员如何应对战场“决策疲劳”

■毛炜豪 汪宿旺

写在前面

所谓“决策疲劳”,是指指挥员在战场大量连续决策过程中,决策能力下降的现象。“决策疲劳”与身体疲劳有所不同,决策者常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累了,但心智上的能力却已经开始下降。面对错综复杂的战场局势,各级指挥员需要连续快速作出精准决策,极易产生“决策疲劳”问题。因此,对这一现象的观察与研究,有助于我们洞察其内在原因,寻求解决方法并合理规避,不断提升指挥员的指挥素养和决策能力。

“决策疲劳”是如何产生的

人们逛街购物时,在看过琳琅满目的商品、反复权衡不同商品的优缺点之后,往往会变得无所适从,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我们形象地称之为“挑花眼”。其实,这就是最常见的“决策疲劳”现象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?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罗伊·鲍迈斯特曾做过一个实验。实验中,两组受试者面对很多礼物,但每个人只能带走一样。第一组受试者被实验人员不停地问:你要哪种蜡烛?你要哪种衬衣?你要黑色衬衣还是白色的……不停地让他们作选择;而另一组受试者花费同样的时间,只需要对每个物品评分,并报告最近半年内对每样物品的使用频率,即只评估和回忆,不作选择。之后,所有受试者都接受自控力测试:把手放在冰水里,待的时间越长越好。结果,第一组受试者明显比第二组更早将手拿出。

自控需要意志力。这个实验表明,作选择会降低人的自控能力,或者更进一步说,作选择会损耗意志力。很多人认为意志力是一种美德,应该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培养。然而实践证明,意志力其实是一种生理机能。任何决策过程都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,它就像肌肉力量,是一种可以被耗尽的精神能量。当意志力被大量消耗后,大脑会出现“选择困难症”,后续的几个决策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。这就是“决策疲劳”背后的生理学机制。

当出现“决策疲劳”时,大脑会寻求捷径,以降低决策难度。一条捷径

是“鲁莽决策”,就是本能地采取行动,不充分考虑后果。1948年辽沈战役中,国民党军第9兵团被我东北野战军分割包围,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。由于加密通信联络中断,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居然用无线电话机明语命令所部:“部队到二道岗子集合!”结果所有参战东北野战军都直接开赴二道岗子。经过3天激战,廖耀湘部5个军12个师,共计10万精锐部队被我东北野战军全部歼灭。作为兵团司令,廖耀湘不可能不知道明语通信的后果。那么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,在犬牙交错的战场态势中,廖耀湘基于指挥决策,意志力已经处于崩溃边缘,但又不能放弃指挥,于是索性无所顾忌、鲁莽行事。

另一条捷径是“消极决策”,就是拖延时间或保守决策,以缓解决策带来的精神压力。1940年5月13日,德军对色当地区的法军实施了数千架次的轰炸,尽管收效不大,却迅速压垮了法军的心理防线。当日与次日,德军3个装甲师相继渡过色当地区的天然屏障——马斯河。法国驻守色当地区的第55步兵师指挥官皮埃尔·拉方丹,先是花费数小时对战场局势进行侦察,接着又浪费大量时间在进攻或撤退之间犹豫不决。在他的混乱指挥下,大量军团级别的指挥人员也陷入混乱与迷茫之中。相互矛盾的命令、四处扩散的谣言,让部队的崩溃无法遏制,法军在仅仅遭受56人伤亡的情况下就逃跑了。而拉方丹本人,也把自己的指挥部由可以压制马斯河畔的马菲高地,撤退到色当以南11公里的布尔逊。这些错误使得德军长驱直入,快速完成了对英法联军的战略包围。拉方丹作为步兵师指挥官,理应具备基本的军事决策能力,却在关键时刻毫无作为,基本没有作出任何有效应对,简直匪夷所思。唯一可能的解释

就是,在德国人的强大攻势面前,拉方丹意志力已经处于崩溃边缘,于是干脆拖延时间,消极决策,以缓解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。

指挥员如何规避“决策疲劳”

当意志力被大量消耗,人的决策能力会同步下降。但比这更可怕的是,指挥员可以感受到身体的疲惫,却难以察觉意志力的薄弱。于是,错误的决策依然会被充满信心地贯彻和执行,直至出现严重的后果。因此,指挥员应充分认清“决策疲劳”的危害性,并掌握科学规避“决策疲劳”的方法和技巧。

规避“决策疲劳”最基本的方法是增强意志力。心理学家指出,意志力像肌肉一样,过度使用就会疲劳,长期锻炼就会增强。正如经常锻炼可以增强肌肉力量一样,经常有意识地控制自我行为也可以增强意志力。这些自控行为包括自我反省、控制冲动、培养好习惯、突破“舒适区”等。历史上,优秀的指挥员一般都具有自控力强的特点。

在增强意志力的同时,还要避免意志力的无谓消耗。就像拳击手在擂台上要学会保存体力一样,指挥员在战场上也要学会节约意志力。可从以下几点入手:其一,只作重要决策。一个人的意志力相当于精神能量,其总量是有限的。如果在鸡毛蒜皮的问题上耗费过多精力,就难以在关键问题上正确决策。作为指挥员,应学会抓大放小、适度放权。其二,“单线程”思考。所谓“单线程”思考,就是心无旁骛,一次只思考一件事,因为“多线程”思考问题会更快地消耗意志力,导致决策质量快速下降。其三,规避“蔡氏效应”。所谓“蔡氏效应”,就是当任务未完成、目标未实现时,注意力就会分散在上面,进而消耗意志力。此时应该把任务相关的时间、地点、事项都罗列和记录下来,潜意识就会放松,从而减少意志力的消耗。其四,远离诱惑。抵抗诱惑需要意志力,而远离诱惑就是防止意志力被损耗的最佳方式。其五,合理作息。人在疲惫情况下,要不停地对抗身体想要休息的冲动,这同样会消耗意志力。所以合理作息,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节约和补充意志力的方法。

如何在战争中建立“决策优势”

指挥员规避“决策疲劳”,并不意味着能够对敌建立“决策优势”。因为这只是单方面的做法,对方很可能也会采取有效措施来规避“决策疲劳”。那么,如何才能能在战争中建立决策的相对优势呢?

一种方法是,迫使对方加快意志力的消耗速度。20世纪70年代,约翰·博伊德提出著名的“OODA”循环理论,也叫决策周期论。这一理论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受到推崇,1996年被写入美军联合指挥控制条令,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全面运用。时任美国参联会主席迈克尔·伊拉克战争打的就是决策周期论。从“决策疲劳”理论的视角来看,决策周期论的本质就是意志力的对抗。即:在大量且快速的决策中,运用各种方式,快速消耗对方的意志力,当对方意志薄弱时,决策就会出现失误,此时对己有利的战机就会出现,从而有利于己方夺取战场主动权。

要对抗“OODA”环,可以采取以下措施。其一,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你决策很快,那我就比你更快。当然,这需要强大高效的指挥信息系统的支撑。其二,以不变应万变。有时对方的决策不过是“虚晃一招”,目的是消耗我的意志力,那么我就不能被对方牵着鼻子走,应该侧重于侦察和评估,不到关键时刻绝不出手。其三,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。按照自身的作战节奏来,不要被对手的节奏“带偏”,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局部利益,以换取核心战场或决胜时刻的主动权。

对于指挥员来说,某种程度上,决策力等于意志力。因为战争中的对抗,是激烈且持续一定时间的过程,其最终结果往往并非取决于某一方有多高明,而取决于另一方是否会犯错。当然,没有人会永远不犯错,因此更准确地说,战争胜负往往取决于谁犯错更少。意志力更强者,要决策失误的概率更低。作为指挥员,要全面提高指挥素养,不能只关注管理、训练、战术等问题,还应关注意志力的培养和强化,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,意志力就是决策力的源泉。

群策集

“凡行兵之法,斥候为先。”打仗,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战场“耳目”。作战中,通信联络不通不畅,则无异于“瞎子”“聋子”,是不可能取得战场胜利的。二战时期,德军入侵苏联伊始,就把摧毁对方通信联络作为先期目标,预先派出大批特务潜入苏境,于进攻发起前破坏了众多苏军部队的通信设施。进攻发起后,苏联西部地区3个方面军和各军区的通信线路几乎全部被毁,无线通信也遭到严重破坏,通信中心完全不能使用。苏军最高统帅部搞不清方面军司令员的指挥位置,方面军司令员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在哪里,部队找不到上级在何处,一时陷入一片混乱,德军轻而易举地插入苏军防御纵深。

无独有偶。美军也在太平洋战争中吃过通信不畅的苦头。1941年12月,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前12小时向舰队发出的作战命令,被美军情报机构截获破译,并迅速报告统帅部。美军统帅部于日军突袭前两小时,用无线电向夏威夷驻军发出警报。然而,由于通信环节出了问题,直至日军偷袭成功7小时之后,夏威夷美军指挥官才看到这份令人啼笑皆非的电报。而与此相反,中途岛战役中,由于美军及时侦获并快速传递日军欲袭击中途岛的秘密情报,提前做好了迎击准备,一举歼灭了日军主力。

现代战争,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广泛使用,战场“耳目”变得越来越灵敏。除常规通信手段外,还有侦察预警系统、指挥控制系统、打击防护系统、效果评估系统等,构成了一个密集而庞大的战场“耳目”体系。这个体系中的各个系统既能独立运行,又能融为一体,可将战场各种情况置于己方监控之下,为作战行动提供全要素、全方位、全过程的决策和指挥服务。在这种战场条件下,基于网络信息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各要素、各区域、各作战模块和单元之间联系更紧、交互功能要求更高,倘若在其互联互通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,就会造成“耳目”失灵、神经瘫痪,招致无法预测的不利后果。

正因为战场“耳目”如此重要,许多国家军队尤其是发达国家军队,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,并在实战中加以运用。伊拉克战争中,美军广泛使用卫星侦察、航空侦察、地面侦察、水面侦察、水下侦察等多种侦察力量和手段,构建陆、海、空、天“四位一体”和传感器、发生器、处理器、数据链“三器一链”的侦察监视体系。仅在太空层级,美军就动用数十颗卫星、数万人实施战场情报信息的全面搜集、综合分析、分类传输、辅助决策等“耳目”行动,为战场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值得指出的是,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,民用和商业遥感卫星也被广泛运用和服务于包括战场侦察、武器制导、毒剂侦测、气象观测等在内的国防和军事领域。与军事专用卫星相比,民用和商业卫星具有成本低、星座布点多、覆盖面广、系统弹性强等特点,使目标侦察、情报获取、打击效果评估、战场气象保障等具备了更多方法手段。例如,海

让战场「耳目」更灵敏

■胡建新

湾战争中,美军利用“陆地卫星-4号”拍摄和处理伊拉克地区的高清遥感图像,并结合军用卫星图像数据,制订空袭行动计划和火力打击路径,为美军作战起到了有效支撑作用。民用和商业卫星等非军事专用设施参与战事、辅助作战,既为现代战争提供了更多获取精准情报信息的渠道,也对未来战场提出了更加严峻复杂的挑战。

如果说,机械化战争更多地注重武器功能和人的体能的作用,那么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则更加突出战场感知能力和人工智能的优势。这一转变,大幅提升了战场态势的精确感知、对作战行动的精确控制和打击目标的精确打击能力,形成了独特的制胜机理,并以各种新奇而多变的作战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。对此,需要持续高度关注,深入跟踪研究。

首战“决胜型”特征突显

■许世勇 洪泽平

观点争鸣

首战,是战争开始或战争某一阶段首先进行的作战。随着现代战争体系化、速决性特征愈发明显,对首战要求越来越高。加之,高精尖武器装备层出不穷、多能灵敏新质力量广泛运用、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作用增强,首战“决胜型”特征日趋突显。打好首战,需要指挥员和指挥机关从全局高度精细筹划、密切协调、精心组织,确保达成预期作战效果。

站在全局高度设计首战。作为一场战争的序幕,首战顺利与否,效果达成好坏,将直接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进程和后续行动实施。为确保首战达成预期的“决胜”目的,应从战争全局高度筹划和设计首战。借助计算机推演、战效数据评估等手段,精确设定首战所要达成的预期“决胜”效果。首战目标的选择,应从分析达成“决胜”效果的充分必要条件出发,将对敌作战体系支撑作用最强、对己后续行动威胁最高的关键节点,作为首战目标。首战力量的精选,应突出能够一招制敌、具有较大非对称优势的联合精锐力量,特别突出对网络、电抗、精打、特战等新质力量的匹配组合。首战时空的设置,应当力争主动、避免被动,尽可能选择以我为主的优势时空领域,造敌心理惧怕的时空进

行交战。

精准协调控制首战行动。首战行动通常由一系列紧密联动、复合高效的“组合拳”行动构成。其中,情报侦察行动,应综合运用卫星侦察、无人侦察、特种侦察等手段,先行精确获取首战目标情报信息。网电和精确打击行动,应力求运用绝对网电压制、全维精确打击等手段,对首战之敌实施实时致盲、封锁和孤立,切断其内外联络,并对首战关键目标实施点穴式、瘫痪式和失能性精确打击。超越夺控行动,应发挥首战力量快速、多能、直达等优势,在网电和精确打击的同时或稍后,突然发起对首战目标的超越立体夺控,一举夺占和控制敌核心要害和关键要线。

关键巩固扩大首战效果。要确保战争最终目的顺利达成,应当在首战行动展开后,接续组织快速、精准和强有力的后续行动,持续巩固和扩大首战效果。在时间接续上,战争后续行动应与首战行动一体设计、连续实施,确保形成时序上无缝衔接。在空间拓展上,应以首战空间范围为支点,迅速巩固和扩大战场范围,将作战领域延伸至敌全域。在作战目标上,由首战控制的核心目标和部位,向控制重要和一般目标拓展,彻底夺占对方进行战争的潜能。在后续力量上,统筹使用重兵、规模化军事和非军事力量,快速完成占领和控制敌方,并适时展开稳定行动,最终战胜对手。

谈兵论道

全纵深攻击,是指对敌防御全纵深同时展开的攻击。目的是以更多的兵力兵器同时打击敌方,增强攻击强度,迅速破坏敌作战体系,加快进攻作战进程。研究探讨全纵深攻击的过去、现状与未来,能够更好地理解全纵深攻击的演变历程,进而更好地把握战术变革的发展方向。

全纵深攻击的昨天:在敌战术纵深内,以秘密渗透、纵深突贯、穿插迂回等兵力突击方式为主,重点打击敌预备队和纵深第二梯队,目的是割裂敌防御部署,迟滞敌纵深机动,为前导聚歼行动创造局部兵力优势。

现代纵深攻击理论起源于一战时期德军的“渗透战术”,又称“胡蒂尔战术”。该战术的核心是:在炮兵徐进弹幕射击掩护下,突击群队利用敌防御间隙和结合部,渗透到敌防御纵深,打击敌纵深要害目标,割裂敌防御部署,为正面攻击创造条件。20世纪30年代,苏军正式提出大纵深战役理论,强调以杀伤性兵器同时压制敌整个防御纵深,战术突破后快速向纵深扩大战果,必要时实施空降,迅速将战术胜利拓展为战役胜利。

现阶段,由于远程侦察和打击能力不足,纵深攻击多以兵力突击方式为主,攻击时空范围较为有限,其目的更多是为了分割、迟滞、打乱敌后续梯队,形成局部兵力优势,以服务于前导的攻击行动。正如1981年美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唐·斯塔里在《美军大纵深作战原则及其运用》一文中所讲:“大纵深作战最好在敌军进入近距离战斗前就制止敌军的进攻,但从现有和未来的作战能力来看,还只能起到迟滞敌前进、扰乱敌军、消耗敌军一部分兵力的作用。因此,大纵深作战的真正目的在于为前导战斗行动创造有利时机。”

全纵深攻击的今天:在敌防御战役纵深内,以远火打击、空中遮断、网电攻击等信火突击方式为主,重点打击敌纵深要害价值目标,目的是瘫痪敌防御体系,削弱敌防御力量,为纵深歼敌和形成有利战役态势创造条件。

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短短十年,是纵深攻击理论发展的飞跃期。1982年,美国陆军在新版《作战纲要》中提出“空地一体战”理论,明确了纵深作战原则,强调协调各方力量打击敌纵深部队和后续梯队。1993年,美国陆军新版《作战纲要》又把纵深战斗发展成全纵深同时攻击,强调纵深作战与近距离作战都可能是主战场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由于纵深攻击的强度和精度均较为有限,只能影响战场走势,并不能决定战场成败,所以此时期前导战斗的地位仍高于纵深战斗,纵深攻击只是作为作战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全纵深攻击的昨天、今天与明天

■许正忠

部分。海湾战争的作战实践,改变了人们对纵深攻击的看法。海湾战争中,美军通过空中遮断、纵深空降、战役迂回、电子攻击等手段广泛实施纵深作战,展现了现代大规模纵深立体进攻的特点。纵深作战从战场取胜的必要手段、服务近战的次要战场,发展为决定胜负的关键行动、赢得胜利的主要战场。

进入21世纪以来,随着空中侦察、远火打击、空中突击、网电攻击等能力的提升,远程瘫痪毁能成为可能,信火突击开始取代兵力突击成为纵深攻击的主要方式。全纵深同时攻击也从理论走向了实践,在阿富汗战争、伊拉克战争、纳卡冲突中均有所体现。当前,近战地位在下降,但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,远程瘫痪、近战夺控成为战争主要模式,纵深攻击即达成歼敌目的,但尚不能完全主宰战场。

全纵深攻击的明天:在战争相关区域内,形成全域覆盖的“网军式”攻击部署,以智能精确打击、多域灵敏突击、无人“蜂群”攻击等方式为主,对敌战略战役目标实施全时、全维、全覆盖打击,目的是制敌于未动,初战即迅猛制敌,直接达成战略战役目的。

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不断发展,作战力量运用的时空约束正在加速消除,全域侦察、全域指挥、全域突击、全域保障成为可能,全纵深攻击只是作为作战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由地理纵深向全域纵深转变。未来战场,作战力量动态编组、全域分布、灵敏部署,作战目标高度分散。传统以地理空间区分为主的战场界线正在弱化,纵深攻击将不局限于地理纵深的范畴,而是拓展到空间纵深、网电纵深、认知纵深等各个领域,纵深攻击创造了远程“致盲瘫痪”,也要深层“攻心夺志”。

由前沿用兵向深远后方用兵转变。传统条件下,先期交战的重心在前沿,往往需要打开突破口后,才能向纵深发展进攻,前沿用兵、梯次摆兵的特征十分明显。未来作战中,战场取胜的关键在纵深,前沿成为无人区,纵深成为主战场,纵深用兵、全域布兵的趋势日益显现。因此,应充分利用空中侦察监视装备、智能无人突击“蜂群”、远程精确打击手段等,建立全域覆盖的侦察网、指挥网、打击网和保障网,形成“网军式”攻击部署,在全域空间布兵,向敌深远后方用兵,对敌纵深高价值目标实施全覆盖同时打击。

由纵深歼敌向纵深制敌转变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,利用渗透、潜伏、隐身、伪装等手段,地面“狼群”“蚁群”、空中“蜂群”、水中“鱼群”可以悄无声息地深入敌后方,潜伏于“密林区”,游弋于“深海区”,隐身于“闹市区”,这为隐蔽接敌、迅猛制敌创造了条件。纵深攻击不再局限于歼敌目的,而是可以直接达成战略目的,慑敌于未动,制敌于初始。